

钢 琴 课^{*}

〔新西兰〕简·坎皮恩

蔡小松译

〔编者按〕影片《钢琴课》讲述的是一个与当代电影格格不入的崇高浪漫的故事。它酷似英国女作家奥斯汀和勃朗宁姐妹的小说。

本期译介给读者的是俄罗斯女翻译家加列娜·克拉斯诺娃根据影片《钢琴课》编译的文学记录本。很遗憾，我们无法得到原剧本。然而，无论如何编译影片的故事，都无法转述影片《钢琴课》那种以大手笔的造型手段和无可替代的演员阵容所营造的令人迷醉的魅力之万一。《钢琴课》是一部罕见的、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虽描写沉默却激情澎湃的影片。世界银幕上已经久违了如此美丽的作品。观摩之后，观众会为创造出如此纤柔细腻的艺术作品的新西兰女导演简·坎皮恩的导演技巧而叹服不已。在1993年戛纳电影节上，《钢琴课》获金棕榈奖，一年之后又获奥斯卡奖。

应该说，美国女演员霍利·亨特是简·坎皮恩的一项发现。亨特1980年起涉足影坛。在好莱坞，她虽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在《钢琴课》之前，她从未被列入起主导作用的女演员之列。是简·坎皮恩使这位纤柔却坚强的天才演员的艺术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她因扮演《钢琴课》中的哑女艾达而荣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和奥斯卡奖。

苏格兰。马克拉特小庄园。

枝繁叶茂的橡树丛中，一幢小屋若隐若现。秋日融融。

一个娇弱的女子身影在小道间流连。她身穿深色钟式长裙，阵阵微风轻轻吹拂她宽大的裙摆。这是艾达·马克拉特。她挨着一棵郁郁葱葱的老橡树

^{*} 本剧本转译自《电影剧本》杂志1994年第5期，莫斯科，1994。——编者

坐下。

艾达脸庞小巧，有一个倔强的下巴，双眸乌黑明亮，挺直的鼻梁微微隆起，嘴唇丰满而性感。一头黑发编成辫子盘在脑后。

艾达九岁的女儿弗洛拉正在祖父马克拉特先生的指导下练习骑马。艾达旁观。她双手蒙住脸。纤细的手指上，一枚订婚戒指幽幽闪光。

艾达的心声：我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开口说话。谁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连我自己也不清楚。父亲说，我具有一种莫名的能力。要是我失去了它，我就会停止呼吸，会死去。

马克拉特家。弗洛拉脚蹬滑轮鞋，沿着长长的黑洞洞的走廊，双手扶墙，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她精疲力竭，穿着滑轮鞋便倒在床上，沉沉睡去。艾达用剪子小心翼翼地剪开滑轮鞋的鞋带，脱下鞋子，放到地上。两只鞋像两个小火车头似的在床下滑动。

艾达的心声：今天，父亲把我许给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男人，就因为他住在新西兰。所以我和女儿很快就要动身，去我丈夫那里。自然，父亲已经写信告诉他，我是个哑巴。可是我丈夫回信说，哑巴并不能令他退缩。喋喋不休的人比比皆是，如果有人可以守口如瓶，简直是件乐事了。每个人到头来还不都得闭上嘴，只不过这两种沉默的含义不同而已。至于说到我自己对这桩婚事的看法如何？男人如此之多，嫁给谁还不都是一回事！

房间里堆满了一只只大木箱，艾达若有所思地踱着步。她走近钢琴。这架钢琴也准备启运。装钢琴的大箱子上写着“新西兰”。艾达坐到钢琴前，弹起一支热情奔放的乐曲。她的双手从键盘上飞快地滑过，小巧的面孔微微痉挛，流露出内心的紧张不安。

艾达的心声：我从不觉得我是个哑巴，因为我有这架钢琴。它可以替我表达任何情感。少了它，这段旅途该是多么寂寞啊！

门口出现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艾达询问式地望着她，蓦然中断了演奏。

新西兰。大海汹涌澎湃，巨浪滔天，扑向岸边。艾达和弗洛拉乘坐的小船无法靠岸。水手们索性跳下水。几双手伸上来，搭成人桥，把艾达和弗洛拉托上岸。艾达惊慌失色，弗洛拉则呕吐不止。

夜幕降临。艾达好奇地眺望低悬于水面之上的海角，她掉转目光，看到水中的情形，便返身朝钢琴跑去，几个水手正想把它抬上岸。

画外音：真沉呀……甬管那么多，拖上岸就成了……这东西有什么用？说

来说去，还不是为了取乐……

一个水手：我们可以带你们走。

艾达看到男人们就在水里解手，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她打了几个哑语手势，怒视着走上前来水手。弗洛拉挺身而出。她有一张与年岁不相称的机灵的脸蛋。弗洛拉明白，她就是妈妈与外界沟通的纽带，因而非常认真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她说起话来两眼瞪得溜圆，嘴唇抿得高高的。

弗洛拉（注视着妈妈的手势）：她说，她要在这儿等丈夫来……

水手：最起码先跟我们赶到纳尔逊去吧，怎么能让你们孤零零地留下来？

艾达的手势越发迅疾，表情怒不可遏。后来干脆背过身，不再理睬他。

弗洛拉：她说，你们这些当地人，就像野人一样，她宁死也不和你们一起走……

水手：留神你的舌头，大小姐！你该好好学学，怎么和大人讲话……见你的鬼！

弗洛拉躲到母亲身后，惊恐地从艾达身后张望。

水手们回到小船上。

海岸上横七竖八到处都是大箱子。惊涛拍岸，不过水势小多了。艾达打起伞，倚在装钢琴的大木箱旁，竭力躲避刺骨的寒风。弗洛拉头枕妈妈的膝盖安然入睡。艾达小心翼翼打开箱板，轻轻按动键盘。琴声依然那么清亮悦耳。艾达神色慢慢平和。

大海渐趋宁静。可祸不单行。阵阵退潮卷走了一部分行李。艾达追上前去，手中的伞晃来晃去，终于抓住了一只篮子，篮子里几只母鸡吓得咕咕直叫。艾达把篮子放在装钢琴的大箱子上。

夜晚。弗洛拉坐在小帐篷里。帐篷是一条用裙撑撑起来的大裙子。她手拎一只小灯笼，从砂子中捡出几枚花纹美丽的小石子。旅行者们庇护所宛如一只大灯笼，在暗夜里静静地闪闪发光。艾达朝女儿俯下身，打手语给她讲故事。

艾达：于是风说：“你还记得我们怎么玩的吗？”然后风就牵着她的手，带她走。“走吧，跟我一起走吧，”——风请求道。可是她拒绝了。

弗洛拉心事重重，没有留意母亲说的“话”。

弗洛拉：妈妈，我刚才想，我没必要叫他“爸爸”。我压根就不想理他，连看也不要看他……

艾达温柔地抚摸女儿的头。

森林。一群毛利人兴高采烈地聊着天，在密林中穿行。他们看上去异常鲜明夺目。一些人除了腰间的短裙外，一丝不挂；另一些人身上则多了几件七零八落的欧式服装——有穿衬衫、背心的，也有披制服上衣，戴圆顶礼帽的，有人甚至头顶大礼帽。走在队伍后面的是艾达的未婚夫斯图尔特。这是个长相讨人喜欢的中年男子，高高的个头，修长的双腿，圆圆的脸上有一双会说话的蓝眼睛。虽然天气又热又潮，斯图尔特还是穿着常礼服、高领白衬衫和毛料裤子，打着领带。头上的大礼帽十分引人注目。看得出，即将到来的会面使他激动不安。他从兜里摸出一面小镜子，镜子背面嵌着艾达的画像。斯图尔特细细端详画像，然后翻过镜面，精心地梳了梳头。贝恩斯向斯图尔特走来。他身材不高，墩墩实实，留着一头黑黑的波浪卷发。他是英国人，不过，看他的衣着和额头、鼻翼上的刺青，人们很难把他同毛利人区分开来。

贝恩斯：咱们停下来吗？

斯图尔特心不在焉，根本没理会他的问题。贝恩斯得不到答复，便用土语对毛利人吩咐了几句。

岸边。一群人下山，来到海滩。毛利人好奇地打量四处散落的行李，对装钢琴的箱子更是兴味盎然。

艾达和弗洛拉被吵醒了。一个毛利人跪下来向帐篷内张望。艾达细心地把自己和女儿的头发弄服帖，戴上帽子，系好带，这才费力地从帐篷里钻出来。

斯图尔特：马克拉特小姐，我是斯图尔特。我来接你们。请您来发落行李吧。

斯图尔特忐忑不安等候答复。这时，一个上了岁数的毛利人走到艾达身边，毫不客气地抬起她的下巴，打量她几眼。

毛利人：瞧啊，她们有多白，像那些小天使似的。

艾达被周围的一切吓坏了，哪还顾得上回答斯图尔特的问题。趁她发呆的工夫，一个毛利人偷偷抽走了她的围巾，披到自己身上。

斯图尔特（固执地）：您听见我说话了吗？

斯图尔特等不到回答，便带着手下人收拾行李，艾达和弗洛拉跟随其后。

斯图尔特：这只大箱子装的什么？

弗洛拉看见母亲心神不定的样子，主动充当起中间人的角色。

弗洛拉：这是我母亲的钢琴。

斯图尔特：这东西太大了。它得留下。其余的东西都带走。

毛利人顽皮得像一群小孩。男人们随主人去照料箱子，女人们就拆开小帐篷，都想试试艾达的钟式长裙。

斯图尔特不无得意地打量艾达的嫁妆。贝恩斯走过来。

斯图尔特：你觉得她怎么样？

贝恩斯：我看她已经累坏了。这么远的路。

斯图尔特：我倒觉得她是个倔脾气，喜欢固执己见。

斯图尔特吩咐毛利人整理行李。

艾达从胸前挂着的活页本上撕下一张纸条，写上“钢琴”两个字，迅速递给斯图尔特。

斯图尔特：不，不行，眼下我们没法带走它。

弗洛拉：不能把钢琴留下，得把它带走。

斯图尔特：我当然也想这么做啦，可是这个箱子太沉了。

艾达又撕下一张纸条，写了几个字，看也不看地递给斯图尔特。

斯图尔特（读完纸条）：您想把其它东西都留下，只搬钢琴走？

艾达坚决地点点头。

弗洛拉：我们不能把钢琴丢下……

斯图尔特：不要再争了。我自然很高兴，你们能够顺利到来……

弗洛拉（毫无礼貌地打断斯图尔特）：妈妈说，我们不能把钢琴留下来。

斯图尔特：这需要交通工具。光这么搬可不成。

毛利人兴致勃勃地听着这番谈话。其中一个人站在斯图尔特旁边，毕恭毕敬地仿效他的一举一动。

斯图尔特望着艾达因紧张而苍白的面庞。

斯图尔特：我看你们得准备一下。路不好走，要多穿些衣服。

艾达顺从地跟上队伍。

毛利人背上行李，慢慢向山丘爬去，远远望去，山坡就像一张色彩明快的大地毯。艾达停住脚步，恋恋不舍地望了望孤零零立在沙滩上的钢琴。翻涌的浪花渐渐逼近琴脚。艾达眼中充满忧伤，仿佛在同一个永远不能相见的亲人依依惜别。

森林。一行人在贝恩斯带领下，脚踩烂泥，穿过密林。艾达和弗洛拉疲惫

不堪，靠在一棵被伐倒的大树上。一群毛利女人将她们团团围住。其中一个人悄悄拉下艾达的围巾，卖弄地披在肩上；另一个女人肆无忌惮地偷看艾达挂在胸前的活页本。艾达一动不动地坐着，不知所措。

身负重物的毛利人停下来。斯图尔特忧心忡忡地找到贝恩斯。贝恩斯正向一个土著人问路。

毛利人：可以从小道绕过去，这边没法走。

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倾泻在赶路人身上。道路前方的小镇上雨势滂沱。

莫拉格姨妈家。人们正在筹备艾达和斯图尔特的婚礼。莫拉格姨妈和南茜帮艾达穿上礼服。婚纱直接套在便服外面。

莫拉格姨妈：就算不举行其他仪式，最起码也得照张相才说得过去。

弗洛拉坐在床上，没好气地噘着嘴。

弗洛拉：我的生父是个伟大的德国作曲家。

女人们吃惊地盯着她。艾达扬起眉毛，做了个警告的手势。

弗洛拉：这是真的……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我说错什么话了？我可不想去照相……

弗洛拉皱皱眉，扔下手里一直摆弄的布娃娃，独自生起闷气来。

窗外大雨如注。艾达身穿礼服步出房门。南茜为她打伞，不过，雨水仍然浇在新娘子身上。艾达踩着滑溜溜的木板来到一面彩绘屏风前，他们要在这里照相。斯图尔特已经恭候多时了。他坐到艾达身旁，摘下头上的大礼帽，又习惯地捋了捋头发。

照相师：没关系，过一会儿就干了……

雷声轰然大作。艾达吓得浑身颤抖。

莫拉格姨妈家。姨妈趁艾达不在，坐到弗洛拉身边。

莫拉格姨妈：那你父母什么时候结的婚？

弗洛拉两眼瞪得溜圆，兴高采烈地讲起来。

弗洛拉：他们俩非常相爱，后来就在山上……在比利牛斯山的一座小教堂里结了婚……

莫拉格姨妈：我可没去过那里……

弗洛拉：那是一座充满诗情画意的山峰。好多诗里都写它，还编成歌儿唱呢。后来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莫拉格姨妈：什么事？

弗洛拉：有一天，我父母去林子里头散步。响起了一声炸雷（屋外电闪雷鸣）。我父母躲在一棵大树下。这时一道大闪电一下子击中我父亲，把他烧得一干二净。（莫拉格姨妈的脸拉得越来越长）。从此以后我母亲就一个字也不说了。

莫拉格姨妈：我的心肝！天呐！多可怕的经历呀！这么说你妈妈是休克过去才变成哑巴了。可怕，太可怕了！——她来回念叨，小姑娘讲的故事把她吓得直哆嗦。

艾达浑身透湿，回到屋中。她一把扯下湿淋淋的婚礼服，朝窗户扔过去。大雨倾盆。艾达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她不是在观赏小镇上破破烂烂的房屋，而是记挂遗弃在海边、被海水淹没的钢琴。阵阵浪花冲刷着琴腿，眼见着要把它卷走。海面上空一道道闪电，像长蛇般扭做一团。

斯图尔特家孤零零地座落在森林边缘。艾达和弗洛拉相依相偎坐在一起，用手语交谈。斯图尔特出现在门口。他看了看妻子便走进屋来。弗洛拉向这个尚可接纳的父亲转过脸来。斯图尔特发觉自己破坏了她们亲密无间的气氛，手足无措，不小心把艾达的书包碰到地上。

斯图尔特：我要离开几天。我的土地不在一处，得跑好几个地方。这段时间，你们可以在这儿好好安顿安顿，等我回来，我们就一切从头开始。

斯图尔特询问式地望着艾达。艾达动了动睫毛，表示认可。

斯图尔特如释重负，长吁一口气，就势离开了。弗洛拉搂住母亲的脖子，温柔地抚摸她的面颊。艾达用脸摩擦女儿的手，回应她的爱抚。

森林。艾达和女儿走出家门。她们穿得很暖和——沉甸甸的大衣，笨重的皮鞋，厚实的裙子，头戴风帽。她们小心翼翼地沿着木垫板向前走。前面没路了。艾达无助地四下张望，拉过一块木板扔到烂泥里，然后狠狠心，一脚踩到泥地上。

贝恩斯的小茅屋前。艾达敲敲门。贝恩斯走出来，皱眉打量这两个不速之客。艾达递给他一张事先写好的字条。贝恩斯拿在手中，翻弄了两下，又还给艾达。

贝恩斯：我不识字。

艾达向女儿比划几下，告诉她该说什么。

弗洛拉（作出哀恳的表情）：请你帮帮我们吧，带我们到钢琴那里去。

贝恩斯（一直紧皱眉头）：我办不到。我没空儿。再见。

说完这句话，他毫不客气地砰一声关上门，根本不理睬艾达一脸的殷切之情。

艾达和弗洛拉在小屋四周徘徊。一缕缕阳光穿过树叶，投射在密林深处。拴在一旁的马儿轻声嘶叫。

艾达和弗洛拉像两只竖起羽毛的小鸟，无精打采地坐在大树下面，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屋门口。贝恩斯出来了。他换了身漂亮衣服，从挂钩上摘下马鞍，搭到马背上。艾达满怀期望地望着贝恩斯。

海岸。一朵朵云彩被阳光染成了金黄色。艾达向遗弃在那里听天由命的钢琴奔去。她轻柔地触动键盘，弹起了心爱的乐曲。艾达容光焕发，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贝恩斯兴味索然地在一旁走来走去。

天热了。弗洛拉脱掉身上厚厚的衣服。她穿着白色的裙子、白色的短袖衬衫、白色的衬裤，挥舞着手中的水草，在软绵绵的海滩上单脚点地，做出各种转体动作，像一个小芭蕾舞演员。跳累了，弗洛拉便坐到母亲身边，两个人四手联弹。贝恩斯在四周踱步。看来，艾达的演奏逐渐吸引了他。他收住脚步，时不时朝弹琴者幸福洋溢的面容瞥上几眼。

弗洛拉正忙着在沙地上堆图案。她堆出来的不知是个徽章，还是一只天堂鸟，要不就是一条海龙。

暮色苍茫。艾达爱惜地阖上琴盖，向山丘走去。湿润的沙地上留下一串足迹。弗洛拉紧随其后。她们彼此亲热地搂着腰。贝恩斯远远地跟在后面，他尽量每一步都踏在艾达的脚印上。

斯图尔特家。弗洛拉哼着一首苏格兰歌曲。艾达在刻出键盘的饭桌上弹奏。弗洛拉唱错了一个音，艾达纠正她，用手指出该音符在琴键上的正确位置。

斯图尔特站在门口，惊愕不已地注视着眼前的景象。艾达看见丈夫，便从桌旁起身，走到墙边，搂过女儿。

斯图尔特：艾达……

弗洛拉：您好。

艾达和颜悦色地对丈夫点点头。斯图尔特扑到桌边，掀开镂花的台布，摸索着桌面上刻出的键盘。

小镇里的上层人物在莫拉格姨妈家聚集一堂。斯图尔特和贝恩斯也在其中。谈话不紧不慢地进行着。两个土著小女孩手里忙着针线活。

莫拉格姨妈：她们干嘛不来了？我们总唱歌。她们不是喜欢音乐吗……这会儿我们正准备排练一出悲剧。

南茜走上前，显摆演出时穿用的戏装。姨妈盛气凌人地呵斥她。

斯图尔特：有人居然能在一张普普通通的桌子上弹琴，跟真的似的，是什么缘故？怪事儿。要知道这可不是钢琴，只不过是刻在桌子上的键盘罢了。出不来声音……

莫拉格姨妈：没有声音……那声音打哪儿来？

姨妈穿着带花边的帽子的黑色斗篷，满脸大惑不解。

斯图尔特：当然啦，她不会说话。可是她女儿唱的跟她弹的一个音都不差。虽然弹不出声来，小姑娘也能听见。这可真是个谜啊……

两个做针线活儿的女佣人唱起歌儿来。姨妈不高兴她们妨碍谈话，冲她们“嘘”了一声。姑娘们吃了一惊，不做声了。“饼干”，——莫拉格姨妈硬梆梆地甩给南茜两个字，南茜给客人们端上一盘甜点。

客人们一边聊天，一边用精致的描金茶碗喝茶。

莫拉格姨妈：那个小姑娘有点不对头。她老是谈论自己的父亲，每次都加一点新花样。对她得多留点神。要不以后就不好办了。

姨妈神经质地摇起扇子。斯图尔特聚精会神地盯着茶碗。贝恩斯手里端着茶，坐在墙角，尽量不引人注意。他虽然没有加入谈话，对别人的话却尽量一个字也不漏掉。

斯图尔特：您的担心纯属多余。我就不操这份心。没什么好担心的！

姨妈手中的扇子像蝴蝶的翅膀一样抖个不停。贝恩斯仍然侧耳倾听。

莫拉格姨妈：眼下或许没什么……

斯图尔特：不过，说老实话，她老是一声不吭，我可急得直上火。她和女儿就有说有笑。也许，过些日子就好了。习惯起来总得花时间……

莫拉格姨妈（意味深长地把嘴唇一瘪）：我亲爱的，过些日子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可这会儿她还是声不吭。

斯图尔特房前。他正把一棵巨大的原木劈做木柴。弗洛拉系着白色的围裙，头戴白色的便帽，开心地跑来跑去，把劈柴抱到柴垛上，嘴里还唱着歌。贝恩斯走过来。

贝恩斯：你听说没有，毛利人马上要卖掉河边那几块地了？

斯图尔特：我眼下没钱。

贝恩斯：我可以帮你。

斯图尔特停下手里的活儿，吃惊地望着贝恩斯。贝恩斯有些发窘。

斯图尔特：怎么帮？

贝恩斯：我出钱买下你的钢琴……

斯图尔特：就是海边上那个？（斯图尔特好奇地打量贝恩斯，把斧子剁在地上）。不过钢琴是她的，再说它也值不了几个钱……贝恩斯，你居然是个音乐爱好者，这我可没料到。你最好还是去跳跳舞吧——他打趣道。

贝恩斯局促不安。

贝恩斯：我只是想学会摆弄这玩意儿，我会付她学费的。

斯图尔特目光贪婪。

斯图尔特：可你出不起大价钱……五百？六百？

贝恩斯的神色表明，无论多少钱他都愿意接受。

斯图尔特家。三个人都坐在桌前。弗洛拉用手语告诉艾达她听到的谈话。艾达一跃而起，快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向女儿打手势解释什么。

弗洛拉（将生气的小脸转向斯图尔特）：她非常恼火。这是她的钢琴，她不想把它卖掉。

斯图尔特：可贝恩斯想买这件乐器。他请你给他上课。你教他怎么侍弄钢琴。

艾达跺着脚，抓起桌上的茶杯用力摔到地板上，又从绳子上扯下被单扔到地上。她飞快地在活页本上写了几个字递给女儿。弗洛拉把字条交给斯图尔特。

斯图尔特（读字条）：“钢琴是我的。它属于我。”

斯图尔特勃然大怒，一拳砸在桌子上，一只茶碗打翻在地。

斯图尔特：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是一家人。每个人都得做出牺牲，其中也包括你，艾达。你得去给贝恩斯上课。这是我，你丈夫说的。

艾达被斯图尔特的暴怒吓坏了，跌坐在椅子上，惊愕地死盯着斯图尔特，直到他从门口消失。

森林。一群毛利人搬运钢琴，突然有人一个失手，钢琴轰然落地。毛利人吓得四处逃逸。

贝恩斯的小屋。贝恩斯请来的盲人调音师正满怀爱意地检查钢琴。他的手指轻柔地抚摸琴键和抛光的琴面。耳朵敏锐地捕捉每一个音符。

调音师：真是件好乐器。这样的东西我可不常见。对它得特别爱惜才成。
闻闻这味道，多香哪！它就是受了点潮，不过不碍事，不碍事，会修好的。

贝恩斯慢悠悠地喝着茶，好奇地看着调音师。

森林。艾达和弗洛拉坐在贝恩斯家不远处的大树下。弗洛拉打着盹儿。艾达满腹心事，忧虑重重，乌黑的大眼睛里泪光闪动。

下雨了。艾达叫醒女儿，两人踉踉跄跄地向贝恩斯的小茅屋走去。

贝恩斯小屋前。弗洛拉敲了敲门。艾达低头站在不远处。

弗洛拉(对贝恩斯)：妈妈说，她没法在走音的钢琴上教您弹琴……(弗洛拉从贝恩斯身边钻进屋，按了按琴键)。但愿您什么也没动！啊！已经调好了。妈妈，妈妈，钢琴是好的！

艾达听到喊声，瞧也没瞧贝恩斯，飞快地冲进小屋，一屁股坐到钢琴前。她弹了几个音阶和起手的练习曲。

贝恩斯(鼓足勇气微笑道)：真美。

艾达一口气弹下去，向贝恩斯显示自己的技巧。

斯图尔特家。艾达和弗洛拉躺在床上。弗洛拉正在和妈妈亲热，抚摸她的脸颊、鼻子、嘴唇。

弗洛拉：再给我讲讲我的父亲……

艾达(用手语)：可是这段故事我已经向你讲过很多很多次了。他是个教师。

弗洛拉：那你们怎么交谈呢？

艾达：这完全没有必要。我将我的意念放入他的头脑中去。

弗洛拉：为什么你们分开了呢？

艾达(用手语)：他害怕了，不听我讲了。

艾达举起手，深深地叹了口气。这时她很像歌舞伎中的女演员。

斯图尔特出现在门口。他和蔼地微笑着。

斯图尔特：可以给您一个晚安吻吗？

艾达冷漠、疏远地望着丈夫。弗洛拉装作睡着的样子。斯图尔特的笑容消失了。他没趣地走出房间。房门刚刚在他身后关上，母女俩便相依相偎地睡去。

贝恩斯的小屋前。弗洛拉竭力想把贝恩斯的小狗弗林从台阶下赶出来。

弗洛拉：哎呀，你这小狗，快点出来！你真让我受不了！

她手中尖尖的木棍扎伤了小狗。

贝恩斯的小屋。艾达正在弹琴。贝恩斯在一旁若有所思地走来走去。与身材魁梧的斯图尔特不同，贝恩斯长得并不漂亮，个子也不高，就连他额头和鼻翼上的刺青，也没能让他变得美起来。不过，他聪明、善良。虽然整天住在森林里和一群土人打交道，他仍然有一颗善解人意的心。

贝恩斯的目光落在艾达白净的，低垂于键盘上方的脖颈上，他不由自主地凑过去亲吻她的颈项。艾达毫无防范，一声惊叫，从钢琴边跳起来，朝门口冲去。

贝恩斯：艾达！等一下！我刚才想出了一个法子，你可以收回你的钢琴。你不是想要回它吗？（艾达紧张地注视贝恩斯的双唇，不易觉察地点点头）这样吧，我们谈一个条件。你可以使用这件乐器，这段时间我和你做些事。你每来一次，算一个琴键。到最后钢琴就归你了。

这时，阳光洒满了房间，照亮了艾达的身影。她非常清楚这个建议的含义。她指了指上衣，伸出一个手指；指了指裙子，又补上几个琴键。

贝恩斯松了口气。

贝恩斯：好吧，好吧，我们一言为定……

艾达重新坐到钢琴前。当她落座时，宽大的钟式长裙更加衬托出她柔软的腰肢，匀称纤美的身材。贝恩斯无法把目光从这个迷人的女子身上移开。

贝恩斯小屋前。弗洛拉抱起受伤的小狗。

弗洛拉：小家伙，你是不是疼了？对不起，对不起，这根棍子太尖了。不过它再也不打你了。伤口会长好的。

莫拉格姨妈家里正在热火朝天地排练节日的演出。斯图尔特忙着做一颗星星。主日学校的老师是一个留着额发的胖乎乎的男子，他张罗各处的灯盏，准备影戏的舞台。即将上演的是公爵蓝胡子的恐怖故事。教师背后粘了一对天使的小翅膀。他请南茜排练一下公爵-凶手砍下妻子双手的场景。南茜谢绝了。不过当他提议由土人梅丽扮演这个角色时，南茜答应了，急急忙忙伸出手来。老师举起道具斧一砍。南茜尖声大叫。人们善意地哄然大笑。大家都望着投影的幕布：一把斧子砍下了女人颤抖的双手。

老师（用手指摩试刀刃）：要是再来点血，效果就更棒了。

贝恩斯小屋前。贝恩斯的小狗弗林一跛一跛地在林中蹒跚。弗洛拉慢慢跟在后面。

弗洛拉：弗林！弗林！躺下！

艾达走到门口，摘下帽子，细心地理了理头发，这才走进去。弗洛拉从地上爬起来向妈妈跑去。她敲了敲门，贝恩斯出现在门口。

弗洛拉：我想和妈妈说几句话。

艾达走出来。

弗洛拉：我在外面待腻了。我想到屋里去。

艾达（手语）：不行，你得待在这儿。他很害羞，而且又刚刚开始学。

艾达扳过女儿的肩膀，把她从门口推开。弗洛拉一跺脚，气鼓鼓地离开了。她坐在长椅上，倾听小屋里传出的乐声。

贝恩斯的小屋。艾达的手指飞快地从键盘上掠过。她双眼紧闭。身体随着音乐的节奏微微晃动。

贝恩斯坐在稍远处的沙发里，全副身心沉浸在音乐中。然后他站起来，双手放在胸前，缓缓地围着钢琴走来走去。艾达从音乐的迷梦中清醒过来，眼角留神地观察贝恩斯。贝恩斯走到琴边，两肘支颐，凝视弹琴者容光焕发的面庞。艾达局促不安地垂下眼睑。

几天后。贝恩斯躺在床上，神态忧郁。他掀开帐帘，以便看到艾达平时坐过的椅子。椅子上空空如也。贝恩斯扯下身上的衬衫，竭力将琴面擦拭干净。阳光透过小窗，洒在他身上，细细的茸毛仿佛镀上了一层金边。贝恩斯温柔地抚摸钢琴，似乎它是个活生生的躯体。

森林。莫拉格姨妈和南茜在女仆梅丽的陪伴下，脚踩木垫板，向森林边缘的斯图尔特家走去。

莫拉格姨妈：当心点，当心点。

斯图尔特家门口。斯图尔特在院子里劈柴。看见姨妈一行人，他高兴地招呼她们。

莫拉格姨妈：我来给你送戏票。这几张是早场的，这几张晚一些。

艾达和弗洛拉步入庭院。斯图尔特将客人们抛于脑后，温柔地唤住妻子。艾达报以甜甜的一笑，弗洛拉则眉头紧锁。

斯图尔特：课上得怎么样？他还行吧？有进步吗？

艾达轻轻点了点头。

莫拉格姨妈老大不满地注视着这对夫妻彼此交流。

莫拉格姨妈：她怎么总也不吭声？照我看，你的话她一点也没听进去。

斯图尔特脸上温柔的表情一扫而光。他重重叹了口气。

斯图尔特：这还得慢慢来。

艾达和弗洛拉转过身，继续朝森林深处走去。弗洛拉殷勤地拎起母亲的裙摆，免得它拖到泥里弄脏了。

贝恩斯的小屋。艾达走近钢琴，弹响第一组和弦。贝恩斯靠在一旁的沙发中，叫住她。

贝恩斯：把裙子提起来！

艾达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继续弹琴。但是贝恩斯毫不让步。艾达把裙子稍稍往上提了一点。

贝恩斯跪下来，钻进钢琴下面，躺到地板上。他的头几乎碰到了艾达脚踩的踏板上。

贝恩斯：裙子再提高些！

艾达向钢琴下望了望，与贝恩斯相视片刻。当她明白贝恩斯绝不会让步时，就重重叹了口气，把两层裙子全掀起来。贝恩斯眼前呈现出钟式长裙的金属架和一对系在黑色长袜之上的鲜红的吊袜带。

艾达阖上双眼，继续演奏。

贝恩斯发现黑色长袜上有一个小窟窿，露出一小块肌肤，伸过手轻轻抚摸。艾达浑身战栗，不过没有发晕。

河流。贝恩斯蹲在小水湾旁洗衣服。周围都是毛利人。有几个毛利人躺在低伏的树干上，仿佛高更画中的那些生动活泼的人物。小孩子们划着独木舟打水仗。土人们沉浸在欢快的气氛中。

毛利女人：你应该有个妻子。不能一个人生活。

毛利小伙子：你两腿之间的东西到你入土的时候都会没精打采的。

贝恩斯（窘迫地）：我有妻子。

毛利女人（对年轻人说）：你们是用睾丸想事，而不是用脑子。（对贝恩斯）给我们说说你妻子。

贝恩斯：我有个妻子。她在英国。

毛利女人：要是你同她分手了，那她大概是个坏女人。你要另找个女人。像你这样的宝贝儿，可不该晚上孤单单睡觉。

贝恩斯的小屋。他坐在钢琴旁边的沙发中，目不转睛地盯着艾达。

贝恩斯：脱下裙子，我想看看你的手臂。

艾达专注地看着贝恩斯，了然地点点头，嘴角掠过一丝苦笑。她脱掉黑裙子的上衣，只剩了一件紧身胸衣，仔细地把衣服搭在椅背上。贝恩斯也脱去了衬衫。

艾达坐到钢琴旁，背对贝恩斯。紧身胸衣上细长的开口暴露出她孩子般柔弱的背部。贝恩斯温柔地触摸她的胳膊。艾达蓦地抽回手臂。

贝恩斯：你可以得到两个琴键。

艾达继续弹奏。贝恩斯疲惫的双手爱抚艾达的肩背，悄悄伸向她白皙的脖颈。艾达完全无动于衷，但她指尖的旋律，却暴露出内心的慌乱。

教堂。节日演出即将开始。

莫拉格姨妈和南茜给弗洛拉穿上小天使的服装。她给她们示范了几个哑语的手势。南茜兴致勃勃地跟着比划。

莫拉格姨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苦命人呢！

南茜：而且还得遭一辈子罪。

莫拉格姨妈：是啊，一直到咽气！可怕，太可怕了！

不过弗洛拉并不附和她们的看法。

弗洛拉：才不是呢！说实话，我妈妈觉得，很多人说的都是废话，他们最好统统闭上嘴。

莫拉格姨妈：多古怪的念头啊！

弗洛拉（没礼貌地打断她们的话头）：可我同意她的看法！

森林。贝恩斯和斯图尔特站在毛利头人尼赫面前。斯图尔特一身新衣服，戴着新帽子，看上去衣冠楚楚。贝恩斯充当翻译。

尼赫头人：河边山洞里埋藏着我们的祖先。他们长眠在我们的土地上。

斯图尔特：他说什么？

尼赫头人：可你们却想让我们出卖祖先的骨头？不论多少钱，我们永远也不会卖给你。

斯图尔特（伸出手指比划价钱）：十二，十二……

一个年轻的毛利人从头人背后走出来，得意洋洋地朝斯图尔特啐了一口。

贝恩斯（耳语）：价钱再高些。给他们看看武器。

斯图尔特扯下裹着枪支的被单，土著人面前展现出整整一个军火库，不过这也没能打动固执的头人。

贝恩斯和斯图尔特背着推销不掉的武器，向山顶爬去。

斯图尔特：他们要这块地干嘛用？永远对着它祈祷？反正他们从这块土地上什么也捞不到。这些人根本不明白，他们的土地意味着什么。贝恩斯，你可答应过帮我得到它。

贝恩斯：我已经尽力了……

斯图尔特冷不丁停下脚步，突然换了个话题。

斯图尔特：艾达说，你钢琴学得不错。我也想听听。

贝恩斯大窘，急忙岔开话头。斯图尔特一脸惊诧地望着他。

贝恩斯的小屋。艾达坐在沙发前。贝恩斯坐在近旁的沙发里，手捧她的上衣。艾达弹的是自己编的旋律。每当她想要倾吐慌乱不已的内心时，就弹起这首情感细腻，扣人心弦的乐曲。

贝恩斯闭上双眼倾听，身体随着音乐的节奏轻轻摇摆。他的面颊凑近艾达的上衣，吸吮着她的气息。艾达转过身，劈手夺过上衣，往身上套去。她的目光充满鄙视和愤怒。贝恩斯如梦方醒，跳起身，抓住艾达瘦弱的肩膀，扯下她的裙腰想要吻她，把她向床上拖去。艾达死死抓住墙。

贝恩斯：艾达，四个键盘！（艾达伸出五个手指）为什么？我只是想和你躺一会儿。好吧，好吧，五个就五个。

艾达整理好裙腰，把它找到胸前。贝恩斯躺在床上。他的激情渐渐平息，温柔、和解地微笑着，看着艾达。他用手拍拍床铺，请艾达躺下。艾达重重叹了口气，掉过脸躺下来。贝恩斯放下艾达上衣的肩带，温柔地凑近她的脖颈，吻了吻她的耳朵，仔细地倾听，希望能捕捉到她的反应，哪怕只有一丝半点。但艾达一动不动地躺着。贝恩斯力图吸引她的注意力，敲了敲床铺。艾达一跃而起，走近钢琴，手抚琴键，想继续弹下去。贝恩斯坚决地阖上琴盖。艾达套上外衣，强忍泪水，匆匆离开了小屋。

斯图尔特家。弗洛拉哼着苏格兰小曲，艾达为她编辫子。窗外，斯图尔特正在套马车，准备去村里看戏。他时不时向妻子和女儿张望两眼。

教堂门前。钟声大作。人们从四面八方聚拢来。有的坐车，有的步行，不过每个人都不得不走过一段难以通行的泥泞。男人们举起一身白衣的小姑娘们，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以免她们的节日盛装弄脏了。

教堂。正在进行最后一遍排演。小女孩们站在舞台入口处化装。台下座无虚席。土著人占了一块地盘。不时有人搬椅子来加座。

贝恩斯露面了。为了过节，他特意换了件新坎肩和一条新裤子。两个油头粉面的纨绔子弟挤到他身边。

纨绔子弟：你们看呐，这是谁来了。我们的音乐大师贝恩斯竟然大驾光临。或许，你能为我们随便来上一段，乔治？

莫拉格姨妈挽起贝恩斯的手，带他离开，把他从嘲笑中解脱出来。

莫拉格姨妈：你把钢琴运回来，真是太好了。天知道，它在海边会出什么事。——她话里有话地说。

贝恩斯发现艾达在斯图尔特的陪伴下走进教堂。她身着一件华丽的深红色缎子长裙，双肩裸露，更加衬托出她的美丽。艾达活泼好奇地四下打量。贝恩斯在她不远处坐下。两个纨绔子弟却不让他安生。

纨绔子弟：乔治，来段波尔卡吧。我们跳跳舞。

斯图尔特厌恶地皱皱眉，请贝恩斯坐近些。但艾达迅速地把手放到身边的空座位上，意思是这里已经有人了。她那狂热的目光像是在挑衅。

演出开始了。台上出现几个扮做小天使的小女孩。贝恩斯发觉，斯图尔特喜不自禁地握住妻子的手。艾达脸上浮现出高深莫测的笑容。她用眼角扫着贝恩斯。贝恩斯腾地从座位上站起身，离开了剧场。

艾达看到贝恩斯仓皇逃遁，开心地笑起来。

孩子们演完自己的戏，纷纷回到大厅里父母身边。弗洛拉坐在母亲身旁。

演出的第二部分开始了。这是凶残的公爵蓝胡子的故事。南茜扮演年轻的妻子，走上舞台。

旁白：她点上一支蜡烛，来到地下室。在那里她看到一幕恐怖的画面，那些不幸的人血流成河。

舞台布景是一个地下室。四面的墙壁上悬挂着被杀死的妻子们的头颅。南茜走到透明的幕布后面，公爵正在这里等着她。

公爵：我在这里……我的小妻子在哪里？

南茜(惊恐地)：我的丈夫，这是份什么礼物啊！

公爵：你已经知道了我的秘密。你是我所有妻子中最年轻、最甜美的一个！准备受死吧！

公爵向南茜举起斧头。南茜吓得浑身哆嗦，跪到地上，哀求宽恕。

弗洛拉害怕地钻到母亲怀里。

土著人的座位里渐渐躁动不安。有两个土人激动地说了几句什么。正当

公爵在南茜头上举起利斧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毛利人从座位上一跃而起，蹿上舞台，手持标枪向公爵猛扑过去。

年轻的毛利人；现在我来给你点颜色瞧瞧……我要把这东西扎进你的屁股。你等着吧！

毛利人用标枪将布景割得一条一条的。南茜放声大叫。剧院里乱作一团，费了半天劲才恢复秩序。观众们逐渐散去。

莫拉格姨妈为几个城里来的头面人物引见戏中的演员。被蓝胡子“杀死”的妻子们排成一列，一个个露出献媚的微笑。

莫拉格姨妈：这是里德小姐，这是帕尔梅尔小姐，这是穆尔小姐……各位能够大驾光临真令我们受宠若惊！

贝恩斯的小屋。艾达坐在琴边，弹出了第一组和弦。她咳嗽一声，转过身，询问式地看着贝恩斯。贝恩斯低头坐着，心事重重。

贝恩斯（抬起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弹什么，就弹什么……

艾达弹起了一支热情奔放、动人心魄的乐曲。她朝贝恩斯扭过脸，可他平常坐的椅子上空无一人。艾达站起身，小心翼翼地在房间内走动，四下张望。她走到床边，向帐子里窥视，但却突然惊叫一声，急忙闪开。帐子拉开，贝恩斯赤身站在她眼前。

贝恩斯：我想我们不穿衣服躺在一起。（艾达看着地板，轻轻咬着指头）。这值几个键？

艾达立刻举起双手，伸出十个手指。

贝恩斯（苦笑道）：好吧，就十个键……

贝恩斯掀开帐帘，坐到床上，低头等待艾达向他走过来。

贝恩斯小屋前。弗洛拉嘴里哼着小曲，自得其乐。她侧耳细听。静寂无声。小屋里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贝恩斯小屋。艾达站在屋子中央，慢慢脱去一层又一层的裙子，最后取下裙撑。她仔细地抚平床单，坐下来，表情拘谨不安，甚至还习惯性地理了理头发。贝恩斯走过来，抱住艾达的腿，想把她拉到身旁。艾达顺从地躺下。

贝恩斯小屋前。弗洛拉凑近钥匙孔。里面传出亲吻的声音。一只男人有力的大手拿起一只纤细的女人的手放到自己腰上。

弗洛拉取了个舒服的姿势，目不转睛地盯着屋子里发生的一切。

森林。弗洛拉正与几个土人的孩子玩耍。三个毛利主妇坐在不远处，悠闲

地聊着天儿，不时看看孩子们。

孩子们的游戏带有一些色情的意味。弗洛拉别有用意地紧偎在一棵树上，伸嘴不停地亲它。几个小毛利人懒洋洋地闭着眼，发出淫荡的喘息声，身体贴在树干上磨磨蹭蹭。

斯图尔特注意到孩子们的举动，再也按捺不住，跑上前抓起弗洛拉的手，把她拉回来。

斯图尔特：不许你再玩这种肮脏的把戏。你不能变得像他们一样。不许再靠近这些不要脸的家伙。

三个毛利妇人嘴里叽里咕噜，审视着这一切。

森林。斯图尔特的种植园。弗洛拉腰系围裙，手拎小水桶来到一棵棵大树旁，用刷子擦洗准备割橡胶的地方。

弗洛拉：我知道，贝恩斯先生根本不会弹钢琴。

斯图尔特（吃惊地向女孩转过头）：你少刷了一棵树。

弗洛拉返过身，接着唠叨。

弗洛拉：她不给他上课。她只是弹他喜欢的曲子，有时甚至什么都不弹。

斯图尔特：下节课什么时候？

弗洛拉（重重地叹了口气）：明天。

森林。艾达和弗洛拉驾轻就熟地走在通往贝恩斯家的小道上。艾达提起裙子，几乎一路小跑上了山丘，突然她收住脚步。几个毛利人正把她的钢琴抬下山。其中一个人淘气地敲打键盘，其他人放声大唱。

贝恩斯的小屋。艾达跑进屋，没顾得上摘下帽子，便激动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一边打着手势。她的动作飞快，连弗洛拉也来不及为她翻译。

贝恩斯从炉灶边立起身来，他旁边坐的是一个毛利妇人。

贝恩斯：我要把钢琴还给你。成了！够了！（艾达拉开系在下巴上的帽带，好像这会令她窒息似的）。我们的约定会让你变成个妓女，而我则鬼迷心窍。我想唤起你的感情，可你却无法领会。

艾达恼怒地扬起头。贝恩斯回到灶边，坐到毛利女人身旁。艾达怒不可遏地望着他们。

贝恩斯：现在你出去！我说了——出去！

艾达转过身，飞快地从小屋里消失了。贝恩斯痛苦不堪地目送着她。

森林。艾达追上抬钢琴的毛利人。她看见斯图尔特迎面跑来。

斯图尔特：钢琴怎么在这里？

弗洛拉：是他还给我们的……

斯图尔特想叫住毛利人，不过没人理他。

斯图尔特：不，这不对头。我可不喜欢这样——他不安地嘟囔道。

他把女人们抛在密林深处，自己向贝恩斯的小屋赶去。

贝恩斯小屋前。毛利人围在四周，不让斯图尔特进去。于是他绕着小屋跑来跑去，发现墙上有扇小窗户，便扯下窗帘，呼唤贝恩斯。

贝恩斯吃力地从床上坐起身。他看上去一脸病容。

斯图尔特一脸不安。

斯图尔特：我不知道，别人都跟你胡说了些什么，可是她钢琴弹得很出色，能够教会你。

贝恩斯（撩起脸旁的黑色鬈发）：我再也不想学了。

斯图尔特（越来越不安）：但是我没法把钱还给你。

贝恩斯：用不着还钱。我是无条件地奉还钢琴。就这样。

斯图尔特：我根本没想过是不是收回它。

贝恩斯：我不是还给你，是还给你妻子。

斯图尔特：啊啊，我明白了。（他显然定下心来）好吧，我希望她能领情。

斯图尔特刚一离开窗口，便落入群情激奋的毛利人中。他们纷纷朝他扔钮扣。

毛利人：收起你的钮扣吧……该把它们放到你的屁眼里去……坏蛋……我们才不是三岁小孩。你骗不了我们。

斯图尔特：怎么回事？这可都是地道货——他一边说，一边将装钮扣的大罐子紧紧抱在胸前。

一个年轻的毛利人霍地从人群里钻出来，一把夺过斯图尔特手里的大罐子，转身就跑。跑了一段，估量斯图尔特追不上他，便大声奚落起这位倒霉的种植场主来。

斯图尔特家。艾达弹起和弦，检验钢琴的性能。弗洛拉小心擦拭光亮的琴面。斯图尔特出现在门口。艾达继续弹琴，毫不理会丈夫的到来。

斯图尔特（对弗洛拉）：也许，你来弹点什么？

弗洛拉（听话地坐到钢琴边）：弹什么呢？

斯图尔特：来支小曲什么的……

弗洛拉(任性地嘟起嘴):可我不会弹通俗小曲。

斯图尔特:那你会弹什么就弹什么……

弗洛拉弹起一支古老的苏格兰民歌,就是此前不久向妈妈学会的那首。艾达双手放在胸前,只顾绕着钢琴走来走去,正眼也不看斯图尔特。然后打开门,走到门外。斯图尔特紧张地注视着她。

斯图尔特:我一点都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现在钢琴放在我们家里,可她却不弹了。(对弗洛拉)还是你弹吧……

弗洛拉又弹起苏格兰民歌。斯图尔特胳膊肘支在钢琴上,打着拍子。

斯图尔特门前。艾达双手背在身后,目不转睛地望着通向贝恩斯家的小路。起风了。林中的野草随风摇摆,发出吓人的沙沙声。

斯图尔特家。艾达正吃午饭。她把一小块面包放入嘴中,反复咀嚼,味同嚼蜡。她转动叉子,仿佛在空气中写信似的。然后走到钢琴旁,轻轻抚弄琴键,就像贝恩斯爱抚她脖颈的动作一样。她又弹起了自己编的那首浪漫曲。艾达的目光投向门口。停下演奏,手指按在唇边,有那么一会儿一动也不动。突然,她站起身,提起裙子跑上小山坡,弗洛拉缠着母亲,想让她停下来。艾达猛地把女儿从身旁推开。

艾达(手语):回去,不许跟着我。(弗洛拉不走)去做功课。

小姑娘已经控制不住自己。她暴跳如雷。

弗洛拉:我全看见了!上课!上什么课!见鬼,让你们统统见鬼去!想赶我走!我知道怎么给他颜色看!我要用铁钎扎进他鼻孔里去!

斯图尔特和一个土人正好路过此地,他想拉住弗洛拉。

斯图尔特:你妈妈在哪儿?她去哪儿了?

弗洛拉面目狰狞,一声不吭,撒腿向林中跑去。

贝恩斯的小屋。贝恩斯一动不动直挺挺躺在床上。听到门响,他站起身,艾达出现在他面前。

贝恩斯:你怎么来了?你忘东西了吗?我没看到什么呀……

艾达站着,沉默不语。贝恩斯把衬衫掖进裤子。

贝恩斯:是你丈夫知道什么了?(艾达摇摇头)钢琴弄坏了?……你坐吧?我可坐下了。

艾达看着贝恩斯坐到平时听她弹琴常坐的沙发中。他那垂头丧气的姿态中散发出一股莫可名状的忧伤。

贝恩斯：我很不幸，因为我想完全全得到你，可是没有用。如今我病了，我吃不下，睡不着。为什么你要到这里来？反正你对我毫无感情。

贝恩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眼光像一个害羞的年轻人似的，但他努力打起精神，让自己显得像个强者。

贝恩斯：你该走了。走……走开！

艾达不动声色地听着贝恩斯的独白。这让贝恩斯发了狂。他粗暴地打开门。

贝恩斯：滚开——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迸出来。

艾达强忍泪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之后走到贝恩斯面前，扇了他一记耳光，竭尽全力地用小拳头敲打贝恩斯。她瘫倒在地板上，痛哭失声，娇弱的身躯不停地颤抖。贝恩斯蹲下来。艾达扑到他怀里，亲他的面庞和脖颈。她一面哭，一面将贝恩斯搂到怀里。

贝恩斯小屋旁。斯图尔特背着粗木桩，去给种植园打篱笆，经过此地。小屋里传出一阵呻吟和接吻的声音，他不由得停下脚步，凑到墙缝边。

贝恩斯的小屋。艾达已经脱去所有的裙子。贝恩斯狂热地抚摸她的两腿。

贝恩斯小屋前。眼前所见到的令斯图尔特惊骇不已。他靠在墙上，大口喘着粗气。这时小狗跑过来，舔了舔他的手。斯图尔特吃惊地向下看去，厌恶地在墙上把手擦干净。

贝恩斯的小屋。艾达脱去衣服，姿态优美地躺到床上。贝恩斯非常小心地搂住她娇弱的身躯。

贝恩斯小屋前。斯图尔特从墙缝里看到，贝恩斯如何占有他的妻子，而她又如何热烈地回应他的热吻和爱抚。斯图尔特怕突然遇见人，便钻到小屋底下，继续观察妻子和她的情人。

贝恩斯的小屋。艾达充满爱意地望着贝恩斯，全身紧紧靠在他身上。

艾达开始穿衣服。她扣上紧身胸衣的搭钩，系上裙撑，信赖地朝贝恩斯伸出手，让他给系上袖子。

贝恩斯（忧郁地）：你又要走了，可我还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以后你怎么办？你还会来吗？我想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一切对你来说总会有点儿意义吧？

艾达发现地板上有一枚钮扣，伸手捡起来，可钮扣从指间滑下，穿过地上的缝隙，正好落在一直躺在房下的斯图尔特身上。

贝恩斯：我会想你的，艾达。你爱我吗？

艾达走到镜子前，久久地凝视自己，又习惯地理了理头发。

贝恩斯：艾达，告诉我，你爱我吗？——贝恩斯仍然坚持。

她走上前，狂热地亲吻他的脸庞和身体，作为回答。这使贝恩斯很不好意思。

贝恩斯：明天你来吧，我等你。

斯图尔特家。他正在研究植物标本集。隔壁阵阵喧闹吸引了他。斯图尔特倚在墙边，注视着发生的一切。艾达身穿睡衣，长长的头发披散着，在屋里跑来跑去。弗洛拉手拿梳子在母亲身边跳来跳去。

弗洛拉：好了，停一下，妈妈。我够不到你了。

她把母亲推倒在床，轻轻抚摸她的头发，嘴里发出她从贝恩斯小屋里听到的呻吟声。艾达懒洋洋地在床上伸开手脚。她配合女儿的表演，重重地喘息着。弗洛拉放声大笑。

斯图尔特不知该不该打断这美好的田园诗般的画面，他脑中闪过一个念头。

森林。艾达高高拎起裙子，在山间奔跑。斯图尔特从一棵大树后面跳出来，挡住她的去路。艾达停下脚步。她看上去吓呆了。不过，她灵巧地躲开丈夫，继续向贝恩斯小屋的方向跑去。

斯图尔特追上妻子，揽住她的腰，想抱住她，把她拽过来。艾达拧过身，抓住一棵小树细细的枝干，可斯图尔特力气大一些，他把妻子推倒在地，掀起她的裙子。艾达没有停止反抗，深恶痛绝地怒视斯图尔特。

斯图尔特的攻击放慢了，艾达爬到安全的地方。可丈夫又追上她。这时传来弗洛拉声嘶力竭的哭喊。艾达愤怒地甩开丈夫的手，站起身向女儿迎去。

弗洛拉：妈妈，妈妈，他们把你的钢琴弄坏了。

斯图尔特家。四个毛利人使劲敲打钢琴的琴盘。其中一个拿下刻着花纹的乐谱架，显然想把它据为己有。

几个钟头后。

弗洛拉在深色的家常外套上戴上小天使的翅膀，专心致志地在房间里蹦来跳去。斯图尔特用木板从屋外将每扇窗户钉死。

艾达倚在墙边，漠不关心地瞅着周围的一切。弗洛拉对这一切则热心参与。她跑到一扇斯图尔特还未钉起的窗前。

弗洛拉：往这儿钉，爸爸。

斯图尔特钉上最后一块木板，屋子里变得半明半暗。随后他从外面插上门闩。

弗洛拉看见妈妈躺在床上，对镜端详，之后又把嘴唇贴到镜子上，仿佛那是别人的脸庞。

弗洛拉朝封上的窗户点点头。“你不该到那里去，”——她用教训的口吻严肃地说道。

“是吗？”——艾达无所谓地打手势。

弗洛拉：要是你愿意，我们可以玩扑克牌。

艾达背过脸去，没有理睬她。牌散落一地。

女孩大惑不解地望着母亲的背影，不明白为什么她不同自己玩。艾达躺着，茫然地凝视着墙壁。

夜。斯图尔特被一阵巨大的音乐声吵醒。他吃惊地睁开眼睛。艾达穿着睡衣坐在钢琴前，奏响一支激情洋溢的乐曲。弗洛拉站在她身边。

斯图尔特点亮煤油灯，走进妻子的房间。弗洛拉伸手在母亲面前晃了晃。艾达毫无反应。

弗洛拉：你看。她睡着了。以前她也这样过。爷爷说，有一次，人们在去伦敦的路上找到她。她正在梦游。爷爷说，确实有这种事。得有人跟着她。

斯图尔特又是好奇又是害怕地看着妻子。她的弹奏越来越奔放。他和弗洛拉一起把艾达领回到床上。

几个钟头后。艾达在睡梦中依偎到女儿身边，搂住她，用手背爱抚她。艾达清醒过来，在床上坐起身。困惑地四下张望。

艾达走进丈夫入睡的房间，抚摸他的脸，用手指触弄他的嘴唇、眼睛、脖子。斯图尔特醒了，哆哆嗦嗦地望着妻子。她对他报以一个怯怯的微笑。艾达把手放在斯图尔特宽大的手掌中。然后掀开他的衬衫，抚摸他的胸膛。斯图尔特呼吸急促起来。他稍稍欠起身子，想抱住艾达，但艾达吃了一惊，急忙闪开了。

几天后。莫拉格姨妈和南茜在两个女仆的陪伴下来到斯图尔特家。艾达漠然地坐在角落里。弗洛拉正在画画。女仆们好奇地打量她的娃娃。

斯图尔特抱着一抱劈柴进屋来。姨妈赶忙关上门。

莫拉格姨妈：要爱惜燃料。你浪费这么多木柴，不过是为了你妻子弹琴时

手指不会冻僵。

“不错，很多木柴。” 南茜像个应声虫似的重复道。

莫拉格姨妈：为什么你的妻子哪儿都不去？对了，也许你已经听说，乔治·贝恩斯彻底发疯了。人们说，他准备到大陆去。这都是那些土著人闹的。他总爱跟他们打交道。去他们的树林里，跟他们一起抽烟、喝酒。他们把他带坏了。他最好还是走吧。当然，我们对他已经习惯了，不过他走了也不会带来太大变化（姨妈意味深长地朝南茜点点头）。自然喽，有些人对乔治倒是牵肠挂肚呢。

听到贝恩斯的名字，南茜将一块小手帕捂在眼睛上，大声抽噎。姨妈鄙视地横了南茜一眼。

莫拉格姨妈：哭吧，哭会儿就得了。女人的眼泪就是不值钱。（她转头对斯图尔特）听说，你要去旅行？

斯图尔特：对，马上要动身。

莫拉格姨妈：希望一路平安。

艾达专心听着谈话。话题转变后，她就离开客厅，走到隔壁房间，坐到钢琴边，弹起一支莫名的忧伤的曲调。

琴声响起，女仆们屏息不动，将手中的娃娃贴在胸前。斯图尔特忘记了客人，凝神细听。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忧虑。莫拉格姨妈惊愕不已地死盯住斯图尔特。她可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

艾达弹着琴，头几乎抵在琴盘上，以免客人们发觉她的泪水。

森林。莫拉格姨妈在南茜和女仆的护送下趾高气扬地走在小路上。她感到一阵内急，便蹲到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底下。陪同们展开被单，将主人从四面围住。她仍然喋喋不休。

莫拉格姨妈：我总是惦记这架钢琴。她弹得真有点怕人。被单举高点儿，再高点儿！不，她这人的确古里古怪，简直是不正常！（传来一阵淅淅声）像你，南茜，你弹琴就好好的，我就喜欢这样。没人能料到，她会弹出什么东西来……天呐，这是什么？

传来一阵响动。南茜大声尖叫跑去拦住对方的去路。一只小鸟轻快地从树丛里飞出来。

南茜：这不过是只鸽子，姨妈。

莫拉格姨妈：反正都一样，我们赶快离开这儿。

姨妈迅速用脚上结实的皮鞋将土踢开，掩埋留下的痕迹，匆匆赶路。

斯图尔特家。艾达站在丈夫床边，他趴在床上。艾达开始抚摸他的脊背。她解开斯图尔特裤子上的钮扣，把裤子褪下来。斯图尔特吓得紧紧抓住自己的裤子，不让她往下脱。他平躺着，朝妻子掉过脸，激动得满脸发红，脸上的表情异常痛苦。他跳下床，收拾停当。

斯图尔特：我多想碰一碰你。难道你和我这么势不两立吗？

艾达严肃而专注地看着丈夫，没有做出任何回答。

几个小时后。清晨。艾达和女儿像往常一样，相依相偎睡在床上。阳光照在她们脸上，她们醒过来。斯图尔特卸下窗户上的一块块木板，让她们明白，艾达的禁闭结束了。房间里阳光明媚。弗洛拉快乐地大喊大叫，跳到院里，撵得母鸡四下逃窜。

艾达站在镜子前梳理头发。斯图尔特回到屋中。

斯图尔特：应当好好过日子，艾达……我决定相信你……我得去种植园……你还想和贝恩斯见面吗？

艾达摇了摇头。斯图尔特胸中长舒一口气，如释重负。

他坐到妻子身边，没想好要不要搂搂她。

斯图尔特：也许，你会渐渐爱上我？

艾达什么也没回答，目光旁落。斯图尔特毅然站起身，离开家。

艾达拿起一面圆镜子，专注地研究自己的脸庞。然后视线移向窗外。斯图尔特背着沉重的木桩子去给种植园打篱笆，渐渐远去。

艾达快步走到钢琴边，想了想，灵巧地抽出一支白键。她点上蜡烛，把锥子烧热，在琴键的骨面上烙出字迹，给贝恩斯写信。清秀的字母连成一句话：“亲爱的乔治，你窃走了我的心。艾达·马克拉特。”她用一块餐巾包好琴键，再用丝带系上。

斯图尔特家门前。弗洛拉背后戴着小天使的翅膀，正在鼓捣自己的娃娃。她在盆里给它们洗澡。

弗洛拉：你觉得有点凉吧。忍一会儿就好了。

艾达把一卷东西交给她。弗洛拉接过来，喜笑颜开。

艾达（打手势）：把这个带给贝恩斯。这是他的。

弗洛拉大失所望。她摇摇头，不接那卷东西。

弗洛拉：我不能这么做。

斯图尔特举起斧头，剁下妻子的食指。鲜血喷溅到弗洛拉雪白的围裙上。她身不由己地目击了这幕惨剧。

“妈妈！”——女孩尖声喊道。

艾达站直身子，习惯地把双手放在胸前，一股鲜血从受伤的手指上流下来。雨水冲去了她脸上的泥污。她向通往贝恩斯家的小路迈了几步，脚底一滑，无力地摔倒在泥泞里。

斯图尔特跑到吓得呆若木鸡的弗洛拉身边，把砍下的手指用手绢包好，递给她。

斯图尔特：你把这个送给贝恩斯，告诉他，要是他们还想再见面，我就把她的手指一个一个地剁下来。

弗洛拉立在母亲旁边，艾达坐在泥里一动不动。斯图尔特的厉声呵斥使她不得不离开。

贝恩斯的小屋。弗洛拉坐在地板上，痛哭不已。住在小屋里的毛利女人领来了贝恩斯。贝恩斯蹲在女孩身边，抚摸她的头发，想让她平静下来。

贝恩斯：出什么事了？

弗洛拉把手绢递给他。

弗洛拉：不要，不要看里面……这是他干的。

贝恩斯解开手绢，看到一个剁下来的手指。

弗洛拉箭一般从小屋中冲出来，贝恩斯追上她，把她抱在怀里。

贝恩斯：她在哪儿？安静点儿……她在哪儿？

弗洛拉：她摔倒了……

贝恩斯：你对他说什么了？

毛利女人把弗洛拉从贝恩斯手中夺过来。

毛利女人：她还不过是个小姑娘……

贝恩斯：我要砍下他的头！

“不，不要，”——弗洛拉尖声大叫。

贝恩斯无计可施，绝望地用拳头捶着大树。暴雨倾盆如故。

斯图尔特家。艾达昏迷不醒，躺在床上。她汗流满面，头发粘在额头上。手上缠了一块白色的破布。斯图尔特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妻子的脸。

斯图尔特：你不能跟他在一起。我确实是做过了头。可我已经忘乎所以了，因为我爱你。我只不过想剪断你的翅膀……（斯图尔特靠在床沿上，摸了

摸妻子的额头)噢!你在发烧!

他为艾达盖好被子,但艾达的腿还露在外面。斯图尔特小心翼翼地抚摸妻子的双腿,然后凑上去,狂热地亲起来。他开始解开裤子上的皮带。这时艾达苏醒过来。她的鼻孔微微翕动,嘴唇努力地想说些什么。艾达费力地睁开双眼。苍白的脸上一双眼睛大得出奇。她炯炯的目光凝视着斯图尔特,斯图尔特窘迫地退后几步,赶紧系上衣服扣子。“你好些了吗?”……他慌乱地喃喃道。

艾达不眨眼地盯着他。她那乌黑的双眼驯服了斯图尔特。他上前几步,耳朵凑到艾达嘴边。

斯图尔特:什么?

斯图尔特的神色紧张。看得出,他正在竭力弄清艾达灌输给他的思想。然后他拿起灯笼和长枪走出家门。

森林。夜。斯图尔特打着灯笼,向贝恩斯家走去。

贝恩斯小屋。斯图尔特走上台阶。毛利女人躺在门坎旁。斯图尔特跨过她,进到房间里。

绳子上挂着弗洛拉的方格外衣和裙子。她那双湿乎乎的皮鞋放在凳子上。女孩的衣物还在滴嗒滴水。弗洛拉躺在床上,在贝恩斯身边。斯图尔特用枪管捅捅贝恩斯的头。贝恩斯醒了。

斯图尔特:你的脸总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至少在这一刻之前,我恨透了你。可现在我的感觉是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我用你的眼睛来看我自己,你怕不怕我?

斯图尔特离开几步,让贝恩斯在床上坐起来。弗洛拉受到惊动,伸了个懒腰,不过没有醒。

斯图尔特:你知道我听见她说什么了吗?

贝恩斯:她开口说话了?

斯图尔特:不是!我听到的不是话!我听见了她的思想!(他指指脑袋)它们出现在我的头脑中。你大概从来没有听到过吧?

贝恩斯摇摇头。斯图尔特眼中显出得意的光芒。这时的他很像一个被疯狂的念头攫住的疯子。

贝恩斯:你错怪艾达了。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斯图尔特: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听着!今天她说:“我惧怕自己的欲望。不管我着手做什么,总是适得其反。不要留住我。我要离开你。贝

恩斯会带我离开。他能够挽救我。只有他能做到。”我想让她走。让她离开！

弗洛拉依然沉睡不醒，对男人们的剖白毫无反应。

斯图尔特：我真想一觉醒来，发现经历过的一切只是一场愚蠢的梦，那该多好呀！

贝恩斯小屋前。弗洛拉在森林的小溪里洗涮小天使的翅膀，自从教堂演出后，这对翅膀便与她形影不离。溪水清清，一粒粒小石子历历可见。

斯图尔特家门前。艾达出现在门口。她神情疲惫，脸色白得像纸，手上缠着绷带。阳光耀眼，艾达病恹恹地皱起眉头。莫拉格姨妈和南茜从她身后探出头来。土著们在屋子四周跑来跑去，收拾行李。

贝恩斯一身欧式装束——常礼服，大礼帽，打着领带，站在不远处，搂着弗洛拉。弗洛拉看见母亲，向前迎了几步，但贝恩斯拽住了她。

森林。毛利人扛着行李朝海边走去。艾达停下脚步。贝恩斯走上前，摘下大礼帽，温柔地亲了亲她的嘴唇。

岸边。艾达坐在一只大箱子上。弗洛拉为母亲戴上帽子，又仔细地把下巴上的带子系好。

毛利人往独木舟上搬东西，脚下水花四溅，噼啪作响。

毛利人（对贝恩斯）：钢琴放上去会翻船的。

贝恩斯（善意地）：钢琴不会有事。应当让它保持平衡。

毛利人：只有疯子才会把这口棺材装上甲板。

贝恩斯：才不会呢！它能够保持稳定。

毛利人齐心协力将独木舟推下海。沙滩上留下两道平整的钢轨般的印迹。曾经与贝恩斯同居的毛利女人并排走着，唱着送别的歌曲。独木舟一下水，便飞快地向前划去。

独木舟上。土著人齐心协力地划动船桨，大声唱着歌曲。弗洛拉将身子探出船舷，观察船桨协调的动作。

贝恩斯坐到艾达身边，温柔地握住她的手。艾达用手势干扰女儿。

弗洛拉：她说，要把钢琴扔下船。

贝恩斯：不行！一切正常。我们能应付。

毛利人：她说得对。这口棺材会把我们全害死。还是让大海安葬它吧。

贝恩斯：那好吧。来把钢琴扔下船。

毛利人用绳子将钢琴系住。艾达用那只好手撩着水面，斜眼观察他们的

举动。

土人们用力推动钢琴，钢琴落入水中。艾达看着绳圈飞快地向外滑去。她把脚伸到绳圈里，脸上现出期待的神情，既好奇，又害怕。绳子的活结一下套住艾达的脚脖子，钢琴将她拖入大海的深处。只见一个纤弱的身躯从船舷边消失，独木舟上的人们都被吓呆了。

虽然艾达脚上系着的是一个庞然大物，份量极重，但艾达身上一层层的裙子却使她下沉的速度放慢了。她像一个跳伞运动员似的，在水中滑翔，从容不迫地向海底沉去。

这时，艾达不由自主地从消极状态中清醒过来，开始为生存而搏斗。她扯下缠住绳套的皮鞋，渐渐向上浮去，终于浮出了水面。艾达大口喘着气。几个毛利人抓住她，护着她游到独木舟旁。贝恩斯小心地把艾达拉上船舷，把她搂在怀里。

艾达躺在独木舟里，喘着粗气。贝恩斯俯下身，竭力注视她的眼睛。

贝恩斯：这是干什么？

艾达的心声：真是奇怪，求生的意志最终占了上风。既然如此，也只能这样了……命运从几百个人中偏偏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如今我在城里教钢琴。乔治为我做了一个银手指。每当我敲击琴键时，它就会喀嗒作响，不过教课还可以。

艾达的手在琴盘上飞快地掠过。用黑丝绒系住的银手指并没有妨碍她的演奏。

艾达穿着一身浅灰色花裙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嘴里念念有词。她的眼睛上蒙了一块黑头巾。

艾达的心声：现在我开始学说话。不过嗓子还不听使唤。但这会克服的。眼下我对自己能说话还有些害羞。

艾达：“死亡，死亡，死亡……wa, wa, wa, ba, ba, ba, ba, ha, ha…”

弗洛拉穿着一件薄薄的连衣裙在花园中翻跟头。

贝恩斯顺着墙根走过来。他身着城里人那种体面的服装，丛林流浪者的痕迹已荡然无存。当艾达经过他身旁，大声重复单词时，他抓住她的手把她搂过来。贝恩斯解开艾达脸上的黑头巾，吻她。艾达仰起脸，羞怯地笑了。贝恩斯疼惜地抱着艾达，好像怕弄痛她娇弱的身躯似的。

艾达的心声：夜晚的时候，我常常忆起我的钢琴，静静地沉睡在大海的坟

墓里。有时我好像在它的上面游来游去。一丛丛的水草随波招摇，一群群的鱼儿四处游弋……

艾达穿着宽大的裙子在钢琴上面滑翔。

艾达的心声：下面如此宁静。这才是真正的沉默。万籁俱寂。一座冰冷的坟墓，深深地、深深地埋藏在海底。

蓝色渐渐加深，变成一片蓝绿色，然后逐渐成为黑色。

黑色的衬底上打出一行字幕：“献给埃迪德”。

（完）